

日本○山田業廣 著

郭秀梅 岡田研吉 加藤久幸 校點

崔仲平 審訂

素問次注集疏

上

中医药典籍与学术流派研究丛书

學苑出版社

山田 業廣 著

素問次注集疏

上冊

郭秀梅
崔仲平

岡田研吉

加藤久幸

校點
審訂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问次注集疏/(日)山田业广著;郭秀梅,(日)冈田研吉,
(日)加藤久幸校点.-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4
ISBN 7-5077-2302-X

I. 素… II. ①山…②郭…③冈…④加… III. 素问-注释
IV. R2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318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E-mail: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850×1168 32 开本 45.75 印张

字 数:130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套

定 价:100.00 元(全两册)

序

《素問次注集疏》的出版，使這部塵封一百餘年的著作得以面世，給翹首以待的岐黃醫界一份厚禮，這是中日兩國學人通力合作的又一成果。

山田業廣和森立之同是日本江戶後期漢方醫學的主將。在明治維新禁令下，不絕如縷的漢方醫學，幸賴兩位聖徒的彌綸維繫，才得以廣續。他們猶如一場強烈地震後，在傾圮的廢墟上巍然屹立着的兩根擎天巨柱，顯示出岐黃醫學頑強的生命力。

山田業廣從明治庚午（一八七〇）二月到一八七一年十月，只用了一年半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一八七三年對「經注校讀」一過，疏則當俟他日校之。」但在取締漢方醫的嚴酷條件下，山田業廣已是債臺高築，「明治三年庚午除夜，債鬼頻來，不暇應酬。」「疏」這一部份，即除《素問》原文和王冰注以外的諸家之言，未及親自校閱。這就是十九世紀漢方醫學最後一座堡壘構建的歷程。

岐黃醫學誕生於人類與病魔的抗爭中。每一次出現新的病魔，都考驗着它的生命力。

同時，岐黃醫學又是在與巫術迷信的抗爭中發展起來，在與文化偏見、政治迫害的抗爭中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的西方醫學剛剛達到細胞水平，就有些人沾沾自喜，自以為手中握有全部真理，歧視和排斥所有的傳統醫學。二十世紀末，在分子水平上建立起來的現代醫學，已被證明仍有許多未解之謎，在許多問題上仍要問道長沙，因而少了一些偏見和傲慢。

二〇〇三年之春，「非典」肆虐，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病魔，中國的醫生并不抱怨《黃

帝內經》沒有記載薩斯病毒，並不抱怨《傷寒論》沒有提供治療薩斯的藥方，他們運用岐黃醫學的理法方藥，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贏得了防治「非典」的勝利。

由此可見，岐黃醫學的生命力，不僅表現在它的理論和治療手段，不僅表現在民衆的信賴和需要，還表現在一批批篤信真經，矢志不渝，在各種磨難面前應對裕如的志士仁人。山田業廣和森立之都是這種志士仁人的傑出代表。在抗擊「非典」中循流討源，辨證處方的醫生們，則庶幾近之。

今年春天，郭秀梅給我打來電話說，由於「非典」阻隔，不能回國參加原擬於七月在杭州召開的學術會議，只好全力投入《素問次注集疏》的整理。現在，「非典」已退去，山田業廣的這部巨著提前殺青。這也許是上蒼對志士仁人的特殊眷顧吧！

山田業廣筆耕此田時年方六十三歲。余今年近古稀，垂垂老矣，痴長當年山田君幾歲，更容易理解年逾耳順之人的良苦用心，故不揣譾陋，樂爲之序。

二〇〇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長春中醫學院教授 崔仲平 於長春

序

山田業廣先師《素問次注集疏》不日將點校出版，爲日中兩國讀者所共饗，身爲致力於倡先師碩學於世之一介小生，不勝欣喜。先師業績遭明治廢絕漢方之禍殃，蒙歲月之塵埃，湮沒於後世久矣。值此書在中國梓行之際，僭贅數言，以遂吾儕導師之夙願。

一九八二年春，我在北京中醫學院留學時，承蒙矢數道明先生（一九〇五—二〇〇二）之托，調查中國所藏日本傳統醫書的現況。那期間，我每天到圖書館，或利用《中醫圖書聯合目錄》進行調查，其結果已發表於《漢方の臨床》雜誌。與此同時，在北京中醫研究院發現了業廣（一八〇八—八一）《金匱要略集注》和《難經本義疏》的自筆本。《金匱要略集注》一書，森立之（一八〇七—八五）在所撰業廣墓碣文中贊譽爲《金匱要略》研究之白眉，其後大塚敬節先生（一九〇〇—八〇）嘗多方尋求而未得。於是，懇請畏友小曾戶洋氏，將臺灣故宮所藏森立之《神農本草經攷注》複印本贈送中醫研究院，作爲互換，《金匱要略集注》獲允複印，於一九八三年夏攜帶歸國。這是在業廣此書擱筆之後，歷經一二〇餘年的回歸故里。通過此次調查，我對業廣的業績作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并撰寫了「幕末考證學派の巨峰・椿庭山田業廣」一文，附載於《山田業廣選集》書中。（此書影印收錄了山田業廣《傷寒論札記》、《金匱要略札記》、《金匱要略集注》等書。東京・名著出版、一九八四。）

業廣與森立之同被譽爲伊澤蘭軒（一七七七—一八二九）門下「五哲」之成員。嘗在

江戶醫學館講授《金匱要略》。明治以後，漢方存續運動中，挺身出任「溫知社」初代社主。門人約集三〇〇餘名，著書約達三八部一八一卷，大多是對醫經及經方進行全面性研究之作，而未見入門或概說類著作。由於業廣淡泊於著書的問世，聲譽的博得，因此，生前在弟子的再三陳請下，僅刊行了《經方弁》一書。

業廣的著述，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自一八三四年至一八四六年為前期，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九年為中期，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五年為後期。前期偏重於學習筆記整理、修改，中期主要對《傷寒論》、《金匱要略》等諸方面進行研究。後期為古醫籍研究的完成期，第一是《素問》、《靈樞》、《難經》等理論研究，第二《千金方》、《外臺秘要方》等方書研究。這一時期，並將研究過程中所撰述的豐富多彩的考證論文加以彙編。

一八六六年，業廣首先編集了《醫經聲類》，該書網羅了《素問》、《靈樞》中重要語句，其特點是不單記載了語句的所在，而且引用了該語句的前後關連內容，現今對我們的研究仍有極大裨益。一八六九年《醫經訓詁》著成，本書廣泛彙集了日中兩國學者對《素問》、《靈樞》、《難經》重要條文具代表性的注釋，以及古典書籍相關訓詁內容。《素問次注集疏》二四卷，堪稱內經研究之淵藪，集大成之巨帙。其特徵是全部收錄王冰及林億的注文，并對其亦加以注釋。另外，大量引用馬玄臺、吳昆、張景岳三家注，及多紀元簡（一七五四—一八一〇）、元堅（一七九五—一八五七）以來考證學醫家的注釋。又利用《醫經聲類》、《醫經訓詁》等研究成果，記述自己的博識卓見。

業廣的著述與當時考證學醫家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參考古注本基礎上，加以研究注釋。

業廣雖然繼承了元簡以降考證學醫家的業績，但對其學問的不妥之處，絕不苟同，正如《素問次注集疏·例言》中所述，考證折衷之學，注釋條句，權可立論。而通編貫帙，系統理論的形成更爲重要。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收載古注全文，其不足之處補入諸家及自己的見解。他不僅對《素問》，而且以同樣的態度對《傷寒論》和《難經》等古籍進行研究。如他的《傷寒論義疏》是以成無己《注解傷寒論》爲底本，《難經本義疏》以滑伯仁《難經本義》爲底本。另外，《千金要方札記》、《外臺秘要劄記》、《證類本草序例箋注》等一系列著述中亦貫通着同樣的研究方法。業廣認爲古注本身即是準古典，必須予與尊重。主張不可對古注斷章取義，任意刪引。

多紀元簡以後的考證學醫家們，不僅對內經醫書、仲景醫書、本草進行深入研究，而且相繼發現了《太素》、《醫心方》、《新修本草》等貴重文獻，並對古籍善本進行了復刻，創下了輝煌的業績。從業廣與這一派學者的師弟與交友關係考慮，理所當然參與其中。可是，他在《素問次注集疏》中卻未更多引用《太素》及楊上善注，顧其歷史背景，或可臆測其緣由。當時，學者們多熱衷於研究新發現的文獻，而業廣則果敢地另辟蹊徑。面對倍受重視的《太素》，他選擇了王冰注；雖有令人新奇的《醫心方》，他更青睞《千金方》、《外臺秘要方》；縱使《新修本草》、《神農本草經》諸古本草輯佚熱潮疊起，他篤信《證類本草·序例》之真。即至今日，翻閱古代醫學典籍，業廣的研究仍如引導我們前進的路標。

最初，我目染山田業廣業績，并向學界作了全面介紹。可是，當時已被影印出版的僅有四、五部非代表作而已。二十年後的今天，包括此次本書在中國翻字出版，其主要著作

業已面世。漢方醫學瀕臨滅亡的危機中逝去的業廣先師，其在天之靈，或許稍受慰藉吧！

我的恩師矢數道明先生，篤敬江戸時代之先學，爲漢方醫學的復興、發展而奮闘終生。若有奇緣，此文攔筆之日，正逢矢數恩師一年之忌辰。此時此刻，不由使我憶起與恩師將北京携回的《金匱要略集注》，拜供於業廣先師墓前的情景，永遠緬懷培養、扶掖吾輩後學的道明先生和業廣先師之學恩。

在此對同志於我，爲本書的翻字、刊行傾注了極大熱情的郭秀梅、岡田研吉、加藤久幸三位碩學，致以崇高的敬意，茲作此序以志夙願克遂。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茨城大學教授 眞柳 誠 謹識

(郭秀梅 譯)

序

このたび山田業広先生の本書が翻字出版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先生の業績は不遇にも明治の漢方断絶とともに忘れ去られていたが、これを現代の世に知らしめることに参与した一学徒として、いま中国の読者が加わることを心より悦ぶものである。茲に贅言を述べ、後学の責を些か全うしたい。

私が北京中医学院に留学していた一九八二年の春、中国に所蔵される日本の伝統医書を調べてほしいとの依頼を矢数道明先生（一九〇五〜二〇〇二）からいただいた。さつそく図書館に日々通い、『中医圖書聯合目錄』で調査した結果を『漢方の臨床』誌に報告した。この時、業広（一八〇八〜八一）の『金匱要略集注』と『難經本義疏』の自筆本が北京の中医研究院にあるのを発見した。前書は『金匱要略』研究の白眉と森立之（一八〇七〜八五）撰の業広墓碣文に賞賛され、かつて大塚敬節先生（一九〇〇〜八〇）が搜索したが発見できなかった書である。そこで畏友・小曾戸洋氏にお願いして台湾故宮所蔵の森立之『神農本草經攷注』の複写を中医研究院に寄贈し、かわりに『金匱要略集注』の複写を一九八三年夏の帰国時に持ち帰ることができた。業広が本書を攔筆してから一二〇余年後の里帰りだった。これを機に私は彼の業績を探索し、研究結果を『幕末考証学派の巨峰・椿庭山田業広』としてまとめ、『傷寒論札記』『金匱要略札記』『金匱要略集注』を影印収録した『山田業広選集』（東京・名著出版、一九八四）の解説とし

た。

業広は立之とともに伊沢蘭軒（一七七七—一八二九）門下、五哲の一人である。のち江戸医学館で『金匱要略』を講義、明治以降は漢方存続運動にも温知社の初代社主として挺身した。門人は約三〇〇名、著書は三八部一八一巻におよび、医経と経方の全てに研究書がある。しかし入門書や概説書の類はなく、また著述を世に問い、名声を得ることも好まなかった。それゆえ生前は、弟子の催促で『経方弁』の一書を刊行したにすぎない。

彼の著述は一八三四年から四六年の前期、四七年から五九年の中期、六六年から七五年の後期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前期は修学記録の整理加筆、中期は『傷寒論』『金匱要略』に対する多方面からの研究だった。後期は古医籍研究の完成期で、第一に『素問』『靈枢』『難経』等、第二に『千金方』『外台秘要方』を研究している。また全研究過程で得られたさまざまな考証論文も当時期に集大成された。

この後期の一八六六年、彼はまず『医経声類』を完成させた。当書は『素問』『靈枢』中の重要語句を網羅し、その所在ばかりでなく語句前後の文を引用し、現在も我々を大いに裨益している。一八六九年には『医経訓詁』を著し、『素問』『靈枢』『難経』各篇の重要な条句につき、日中の代表的注釈および多くの古典籍から訓詁の言を集成した。これら内経研究の全成果を傾けたのが『素問次注集疏』二四巻で、正しく巨著の名に恥じない。特徴は王冰注および林億注の全部を収録し、それらにも注を加えている点であ

る。また馬玄台・吳昆・張景岳の三家注、および多紀元簡（一七五四～一八一〇）・元堅（一七九五～一八五七）以来の考証学医家の注釈を随所に引く。さらに『医経声類』『医経訓詁』の成果に基づく業広独自の卓見が記される。

一方、業広の著述で当時の考証学医家と際立って違うのは、古注本に基づいて研究注釈した点である。業広は元簡以降の考証学医家の業績を継承はするが、その学問にも欠点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して、『素問次注集疏』の例言に次のように述べる。考証折衷の学は一条一句の解釈で論理的な説を提出できるが、一章一篇の全体では必ずしも一貫した立場と視点を築き得るとは限らない、と。これゆえ、彼は古注の全文も自著に採用して一貫性を与え、その不足を諸家と自己の説で補った。当姿勢は『素問次注集疏』のみならず、成無己『注解傷寒論』を底本とした『傷寒論義疏』、滑伯仁『難經本義』を底本とした『難經本義疏』、さらに『千金要方札記』『外台秘要劄記』『証類本草序例箋注』という一連の著述に徹底している。古注自体も準古典として尊重すべきであり、古注を自己の見解で引用したり削除す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彼の主張をここに読み取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ところで多紀元簡以降の考証学医家達は、内経医書・仲景医書・本草の研究のみならず、『太素』『医心方』『新修本草』等の相次ぐ発見や古医籍善本の復刻に大きな功績を残した。業広も師弟・交遊関係からして、そうした作業に関与して不思議はないが、なぜか加わっていない。また彼は『素問次注集疏』に『太素』と楊上善注を引用しない。

この背景には、当時の『太素』ブームに対して王冰の次注を、『医心方』ブームに対して『千金方』『外台秘要方』を、『新修本草』から『神農本草經』に至る一連の古本草輯佚に対して『証類本草』の「序例」を、業広があえて選択したのだろうと私は憶測する。ともあれ、いま我々が医学古典籍を繙く時、彼の研究が心強い道標となることだけは間違いない。

私が山田業広の業績に触れ、全貌を世に紹介した当時、影印等で出版されていた彼の著書は必ずしも代表作といえない四、五点にすぎなかった。それから二十年後の現在、ほとんどの代表作が出版され、いま本書が中国でも翻字出版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漢方医学の断絶を目前にして世を去った業広先師も、さぞや天上にて納得されていることだろう。

我が恩師矢数道明先生は断絶した漢方の復興に邁進され、江戸期の先学を篤く崇敬されていた。奇しくも本日は昨年天上に旅立たれた先生の命日である。私は先生に伴い、業広先師の墓にて北京から里帰りした『金匱要略集注』を捧げた二〇年前の日をいま追憶し、我々後学を育成された道明先生と業広先師の学恩にあらためて深謝している。

また私と志をとみにし、非常なる情熱で本書の翻字と刊行に尽力された郭秀梅・岡田研吉・加藤久幸の三碩学に、衷心からの敬意と賛辞を贈るものである。

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凡例

一、底本

《素問次注集疏》底本，採用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排架番號V11・一五〇七）所藏山田業廣自筆稿本。

二、構成

《素問次注集疏》二十四卷，二十冊。明治三年（一八七〇）二月二十八日起稿，翌年（一八七二）十月七日完成。此次標點，改排活字，但盡可能保留原書風貌，內容不增不刪。

三、文字處理

1、原文用大字，文句前標○，在採用通行規範正字的同時，保留異體字，以利於表達版本校勘中出現的字形歧異。如并、併，痒、癢，胸、胷，膈、脅，克、剋等，一依原文，特別是所引用的《太素》、《醫心方》等貴重資料內容，保持原來字體，不做改動。

2、爲了便於讀者披覽，將日本當用漢字改爲繁體字。此次電腦活字化的第一原則，是最大限度地採用日本工業規格（JIS）漢字和JIS補助漢字，因此有些漢字與中文繁體字略有差別，如：抱（抱）、

歷(歷)、匕(匕)、微(微)、每(每)等等。JIS漢字和補助漢字中沒有的字，採用了「今昔文字鏡」的漢字。此外，使用了少數自造字。

- 3、原文中的重文符號，一律變換爲文字。如：「〃」、「々」、「ゝ」等，逕改爲相當的漢字。
- 4、原稿有衍脫顛倒之處，本次校點時，隨文用圓括號標出，不另出校注。
- 5、不能判讀的文字，一字用一個「□」表示，字數難以判明之處，以「」表示。

四、標點符號

- 1、加入用新式標點。
- 2、原稿中使用的符號，在不影響閱讀理解的原則上，給予保留。

五、行文格式

- 1、保留原稿卷篇體例，內容順序完全按照底本，即原文、校勘記事、諸家注釋、山田業廣案語。但是，各卷次目中「素問次注集疏」有作「素問次注義疏」者，今統一爲「素問次注集疏」。
- 2、原稿眉批有兩類：一類是補充正文，作者在需作補充的行間標記有△或○或◎等符號。此次整理一律按作者意圖補入正文，不另作說明。另一類沒有標記的作者眉批，爲版面整齊，將這類眉批排入正文，單獨成行，並加「(眉)」字表示。
- 3、原稿有言之未盡及僅列條目而無下文的情況，原樣保留。

六、假名數字表示

作者用片假名及數字標記原文所在之處，爲便於中國讀者閱讀，簡要說明如下：

ノ：之、的。 ヲ、オ：表（オモテ），書葉的表面（正面）。 ウ：裏（ウラ），書葉的裏面（反面）。
如：三ノ二二ヲ即指第三卷二十二葉的表面（正面）；五ノ一ウ即指第五卷的一葉裏面（反面）。

素問次注集疏叙

《素問》載道之書也，固非狹見短識之所可得而窺焉。是以庸下之徒，爲不可企及；英邁之士，亦或觀以爲迂遠。古義之泯焉無聞，未必不職由之，可勝歎也乎哉！愚每讀王太僕次注，茫乎不得其畔涯，乃取玄臺馬氏，鶴臯吳氏，景岳張氏注讀之，稍得其端緒。皇朝近世有劉君父子之二《識》，然後《素問》似無復餘蘊。殊不知古義之所存，以王氏爲最，於是乎擇馬吳張三家，及劉君二《識》所釋，撰次注集疏。其間亦有管劃之考，但以夏蟲之見，固不足廁於前人，率省而不載。有客謂曰：「子無啓發之識，而欲列作者之林，何其不知量之甚也。」愚答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不若假人之長，以補我短。然而比之遑詞鋒，弄舌尖，以誇於世者，其是非得失果奈何？」客唯而去。是爲叙。明治六年癸酉九月十三日，山田業廣識於東京小石川富坂町寓居。